

私
笑

時代樂園第四集

私

笑

許
嘯
天
作

時代 樂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一月出版

全集四冊定價一元六角

許 嘯 天 主 編

綠 燈 書 店 出 版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私
笑

許•
嘯•
天•

母親死了以後，我總過着流浪的生活：舅父家中去求一宿，表兄家中去求一餐；穿着哥哥的破衣服，套着僕人的大釘鞋。——晴天也穿釘鞋——老大的晴天，門外聽得有笨重的釘鞋聲，這不問便可以知道是一個苦孩子的大駕到了。

『苦孩子！』——舅母總是這樣喚着我。

『苦孩子！』——大姊姊總是這樣喚着我。

但一班表兄笑着我，一班表嫂用冷眼看着我。我任他們笑去，一到了舅父家裏，表兄家裏，我便埋着頭偷書看。什麼「綱鑑易知錄」，「歷代名臣言行錄」，「海國圖志」，「西學指南」等，我整本的看在肚子裏；還有譚嗣同的仁學，梁啟超的清議報，張之洞的勸學篇，某某人的盛世危言，讀了都叫我心跳。我便向他們借來，整本的抄錄下來。抄書往往抄到半夜三更，隔房的三婆婆送來了兩個糍糰。

『四官！吃兩個糍糰充充飢罷！』——三婆婆滿面露着慈悲的神氣。

『三婆婆！你昨晚敢是宿過山來？』——我說。

『正是。昨晚三官廟裏的香客，足足有二三百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有。……阿彌陀佛！四官！你讀書寫字却也有和我念佛一般的虔心，難得難得！阿彌陀佛！』——三婆婆說完了話，佝偻着背，扶牆摸壁的走出房去了。

三婆婆，是鄰舍人家的一位伯母。今年六十八歲，兩眼也花了，她又苦又老；但據說她在年輕的時候，却是一個絕色的名妓。嫁了三爺爺以後，不曾生得子女；三爺爺却極寵愛她，教她讀書識字。三爺爺在二十年前死了，拋下她一個孤寡婦人，寄住在我家的鄰屋裏；她幸而識得幾個字，便早晚念佛禮懺的消磨她的歲月。每日清早，我總是被三婆婆的念佛聲：「心經觀世音菩薩，行生般若波羅蜜多……」一聲高一聲低的喚醒來。因此，我每天起身也很早；起來以後，除聽家裏人差遣着買東買西以外，我總是抄書。

天冷了，從前金媽給我做的一件棉袍，我還穿在身上，但周身露出窟窿來，毫無暖氣的了，把我凍得兩隻手和紅蘿蔔一般，鼻尖中淌着鼻涕。有一天，我踏着大雪去看望大姊姊。

『我的弟弟！……』——大姊姊握着我兩隻手，兩眼注定在我臉上，含着兩眶子眼淚。

『但願母親在陰世裏保佑你！……』——我們姊弟兩人，互相擁抱着痛哭起來。

大姊姊留下我，一連住了五夜。大姊姊家裏赤骨的窮，——她年輕便守寡，一個兒子不習上，終日流蕩在外面。——我日夜躲在他牀上的破棉胎裏，她拿她做手工——糊紙錠——換來的幾個錢買鹽肉鹽魚給我吃。家裏派人來喚我回家去當差，我便離了大姊姊的家。

『弟弟！讀書要緊！……』——大姊姊站在門口送我。

我愛讀書，尤愛看報；偶有一張半張的申報或同文滙報——二十八年

前的報名——落在我眼裏，我總要拿他來讀得一字不遺。見有關於新智識的，我便拿他抄在一本冊子上。名「新智識之雜貨店」現在還有一冊在我的書箱中——我家後屋子住着一個姓徐的少年，他是看上海報的，我每天便從他那邊去借來看；他屋中又有許多新書，什麼梁啓超的「新大陸游記」，嚴復的「天演論」，林琴南的「茶花女」，某某人的「累卵東洋」，還有什麼農學報，時務報，看得我更是眼花撩亂，抄得我手忙腳亂。往後又有梁啓超的新民叢報，各省各處又出版白話報，以及「浙江潮」「江蘇」等雜誌。真是風起雲擁，盛極一時！我一種一種的讀着，肚子裏平添了許多智識，又擴大了許多眼光；從此，我也學着寫論文了。——白話文言都寫——寫了論文，投寄到各雜誌各報館裏去。

在這時裏，有一段小小的豔史：我年紀十七歲了，求智的慾念正發展的時候；每日所做的事，祇是讀書寫稿。但我既沒有「琳琅滿目」的書房，也沒有「明窗淨几」的書桌；所有的，只有矮簷下的一張板桌，板

桌是無着東廂屋廊下擺着的。

『嗚嗚……！』——這是東廂屋中毛姊姊的哭聲。

『嗤嗤……！』——這是毛嫂嫂的笑聲。

『唉！啊天！……！』——這是毛伯母的嘆聲。

『百哥兒講話！……貓來打他！』——這是毛家廊下的一隻百哥鳥

學着人說話。

毛嫂嫂是一個很會賣弄風騷的年輕婦人：水蛇腰兒，紅紅的腮兒，紅菱似的小腳兒；一雙肥嫩的乳兒，常常從葱綠色的抹胸裏顯露出來。她懷中抱着一個一歲多的小孩子，却也長得嬌小可愛；伸着小手兒，儘戲弄着他母親的乳峯。高高的乳峯，中間露出一條深深的乳壕；因他膚色的白淨，望去好似兩座雪山對峙着。襯着頸子上一縷光彩閃耀的金練條，更顯得頸兒的皎潔。小手兒觸着她的頸子。

『嗤嗤……！』——毛嫂嫂笑了。

忽伸過一隻男子的手來，向她乳頭上一捏。

『噫噫！……』——毛嫂又笑了。

『貓來！打他！打他！』——廊下籠子裏的百哥鳥兒又說起話來。
那男子儘是兩眼注定在毛嫂的臉上傻笑。

這男子，是他家一個幫閒的食客，大家喚他小顧的一個中年人。聽說他和毛家有什麼親戚關係，因自幼死了父母，不曾學得一項職業，從小依靠毛家養大；如今年紀三十多，因袋子裏沒有錢，所以一直把他的終身大事耽誤下來。但毛嫂却和他很好，這種摸奶的遊戲，看在我眼裏，也不只一遭了。——我是一個窮小子，他們也不拿我放在眼裏。——講到毛哥却是一位翩翩公子；可惜終年游蕩在外，春天逛蘇州去，夏天逛上海去，儘看見小顧忙着替他一把行李挑進挑出。毛哥游倦了，回家來住着，也是忙着在大街上閒闖，直到夜靜更深回來，把房門打得擂鼓一般的響。接着他兩口子在房裏總是吵嘴，男的摔碗盞，女的嗚嗚的哭，小孩子

嚇得直着嗓子大嚎；最後，毛哥哥肚子裏的酒直湧上來，一陣大吐，纔把各種驚人的聲音平息下去。但我却被他從夢中驚醒來，隱約聽得毛哥哥已鼾聲大作了。「明天一清早，毛嫂嫂又得向小顧在屋簷下哭訴去了！——我想。」

講到毛姊姊，她又是一個苦命的女子：聽說今年纔得二十一歲。嫁了丈夫三年，那丈夫却生成和毛哥哥一模一樣的脾氣，外加一套打老婆的本領。我記得有一天，毛姊姊坐着轎子回來，頭上用白布包紮着，那血還不住的從布裏面淌出來。聽毛姊姊向她母親哭訴，說是吃丈夫打成這個樣兒的。第二天，毛姊姊的丈夫趕上門來，吃毛哥哥和小顧一頓拳腳奉敬，從此毛姊姊好似無形的離了婚。毛姊姊住在娘家足足有兩個年頭了，她在東廂屋中「嗚嗚」的哭聲，我是聽慣了；接着，便是毛伯母「唉！天啊！」的嘆氣聲，我也聽慣了。

一天，我照例坐在廊下寫稿，正寫得出神，毛家一個小丫頭出來，把

我喚進去。我走到毛伯母的房中一看，錦衾繡幕，看得眼花撩亂起來。平日我也聽人說毛家是有錢的人家，有錢與我不相干的，所以平日我也不注意；今日跑進了她們的所謂香閨繡榻間來，我自己看自己一臉的寒酸，一身的破舊，只有怔怔的站着。那毛姊姊今天却打扮得分外精神了！烏黑的蟬翼鬢兒，壓在雪也似的頸子上；畫着灣灣的眉兒，點着紅紅的唇兒，穿一件淡紅衫兒。我走進屋子去的時候，她正靠着帳門兒坐着；一架紅木大牀，毛伯母，橫臥在牀上，一燈相對，原來她在吸着鴉片烟。

『四官！請坐！』——毛伯母說。

毛姊姊含笑着站起來讓坐。我看她一雙腳實在小的可憐，我一邊在靠窗的椅子上坐下來，禁不住兩眼注定在她的腳上。毛姊姊羞了，把她腳的尖兒往裏縮着。

『四官！你很有功！』——毛伯母說。

『亂寫着罷了！』——我說。

『我聽阿因說；她在窗縫裏望見你寫字，快得和畫符一般……我真有點不信！』——毛伯母說。

毛姊姊又羞了，把她的臉去隱在帳間裏。

『可不是麼，我也看見！——我每日清早起來，總看見他爬在桌子上寫！』——毛嫂嫂也進來搶着說。

『這不是一位小才子了麼！』——毛伯母說。

『天下那有這樣容易做的才子！——我不過是胡寫一陣罷了！』——我笑着說。

一瞥眼，見毛姊姊低着頸子在偷看我。

『阿因的爸爸，終年在外面，我要寄一個信給他，眼前人全是瞎子，手一般，一個字也不識，一個字也不會寫，可憐我東求人西求人！那——西大街黃先生，我逢時逢節送火腿紹酒給他，求他寫幾封信，寫來還不稱我的心！如今你一動手便是一大張字，這不是小才子麼！』

——毛伯母笑着說，說完了，又一納頭對着那盞烟燈；毛姊姊倒下身去，替他捧住烟斗，嗤嗤的吸起烟來。滿屋子籠罩着一陣薄霧，那烟味直向我鼻管中攢進來。

『那容易！以後伯母倘然要寫信給伯父的話，我都可以代寫。』——我說。

『那謝謝你！好極了！我今天便要寫信。』——毛伯母說。

毛姊姊忙着搬檯子，端筆硯，拂着几案，舖着紙張：招呼我坐下。她站在一旁，替我磨墨。哈！這樣的架子我是第一次擺呢！我心中實在覺得不安，便從毛姊姊手中去搶下墨來自己磨着，聽毛伯母嘴裏說一句，我便寫一句。——替不識字的人寫信，須得這樣寫法。——毛姊姊又去端過一杯茶來，放在桌上；她却站在一旁，側着頸子看我寫字。一縷一縷的脂粉香味，暗暗的度進我的鼻管來，我有點兒醉了！我有點兒心跳！

我明知道毛姊姊長得美麗，我也明知道毛嫂嫂長得風騷，我更感激

毛伯母待我的仁慈；因為我自從那日替毛伯母寫信以後，毛伯母簡直拿我當自己的兒子一般看待。

『好聰明的孩子！可憐的孩子！——可惜我沒有這樣一個孩子！』

——毛伯母嘆着氣說。

『四弟！就算了我母親的兒子罷！』——毛姊姊笑着說。

毛姊姊也不如從前的害羞，毛伯母更是撫愛我，常把我拉到她膝前去，捏着我的手，摸着我的臉，問冷問暖。我看了毛伯母這副和藹的臉，由不得想起我的母親來要吊眼淚，又恨不得去倒在她懷裏痛哭；但轉心一想：「他們是有錢人家，我這樣親近着，沒得給人說我趨炎附勢。」因此，我對他們總是冷冷的；無奈毛伯母的熱情。一天一天的逼着我。

『四官！……四官！』——毛伯母每天總要幾次把我喚到她屋裏去。

『阿四！快把留着的……拿出來給你四弟吃！』——毛伯母這樣命

令着毛姊姊。

毛姊姊的小脚兒一陣「閣閣」的響，手裏托着一盤點心出來，又斟上一杯茶來。毛姊姊臉上的脂粉香味，每次總要引得我心跳；尤其是她站在我身邊的時候，那一陣一陣濃烈的香味，壓迫得我不敢抬頭。

日俄開戰了，上海章太炎蔡子民幾位先生，出版了一張俄事新聞，還有畫報；我每天讀着，神經十分的興奮。我的文章更寫得多，寫了投寄到俄事新聞報館裏去，偶然有一兩篇刊載出來，我便快樂得好似登天一般。

「四官！這幾天來常見你開着笑臉。……這樣一個苦孩子，有什麼可樂的」——毛伯母說。

我便把日俄戰爭新聞講述給她母女二人聽，又把日俄兩國兵隊在我們滿洲地方對我國人民所行的一種橫暴行為演說給她們聽；毛伯母也聽得動神了，毛姊姊只把兩隻點漆也似黑的眼珠不停的向我臉上轉着。

「四弟！鵝國可是專養鵝的國麼？……怎麼杭州以外還有一個滿洲」

呢？」——毛姊姊問。「這樣聰明的一個女子，可惜不讀書！」我暗暗的想着。

『四姊，你從此以後識幾個字，好麼？』——我不自覺的把話說出來。

『可不是麼！阿因也對我說過幾次了，要跟着你識幾個字，我怕她增場了你的工夫。』——毛伯母說。

『怕毛姊姊沒有這個心勁了呢！』——我說。

『怎麼我便沒有這個心勁呢？』——毛姊姊把頸子一歪說着。

『姊姊不是常常要嗚嗚的哭麼！』——我笑着說。

毛姊姊聽了，便愠的變了臉色，立刻把頭低了下去。我知道話說錯了，我不由慌張起來。

『好姊姊！我話說錯了！別生氣罷！』——我走近毛姊姊身邊去，懇懇切切的說着。